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魏忠贤——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

上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 :田仲三

封面设计 :俸 禄

魏忠贤——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

Weizhongxian —— Qizai Wansui Toushang·De Junqiansui

宋益三 微 如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:19.75 字数 290 千字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0-5/984

定价 :46.00 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魏忠贤是明熹宗时的司礼秉笔太监，因为两次救驾有功，御封九千岁。他招降纳叛，结党营私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利用“厂卫”杀人制造冤假错案，忠臣良将被斩尽杀绝。

魏忠贤凌驾于皇帝之上，捕人如罗雀，杀人如草芥，形成明熹宗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制造冤案最多的朝代。

黑狗星临降

金谷平原春草生，当年池馆一时平。
何来乳燕寻华屋，似有流莺唤画楹；
容散声歌明月下，兵残砾瓦野烟腾。
秦宫汉阙皆成土，流水年年不住声。

一首小诗吟罢，引出一则故事来。

在一间被烟熏得又黑又脏的土坯屋子里，点着两个用大黑碗做的灯。碗里是黑油，碗边是小指般粗细的灯芯，伸着一寸多长的火苗，散发着油烟。屋里是烟气、汗腥味、屁臭味混杂在一起。十来个人团团地围在一起，个个把眼瞪得像豆包似的，紧紧盯着炕上的那 32 张竹牌。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正在坐庄，这个人身高 6 尺开外，细高挑儿身材。一双清秀而略带下曲的眼眉，细长略带三角形的眼

睛，尖尖的眼珠，微微有点扇风耳朵，薄嘴唇，满脸带着机智、狡诈和阴险。他的双眼紧紧盯着各门的赌注，右手食指不停地抠那牌上的点子。这时，出门亮出了牌，叫道：“地八！”天门也高出了牌，先放了一张大天，又慢慢地亮了一张幺六，啊！天九。这时末门也摊开了牌，是对小五。这些押家个个面露喜色，捋胳膊挽袖子地叫道：

“黑狗，甭在那儿装熊啦，赔钱吧！”

那青年人把那小三角眼一睁，并没开口，只是“啪”的一声，把一张牌拍到炕上，众人一看是一张十点“梅花”，这张又叫大五，把嘴一撇说道：

“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面子？”

“什么面子，‘别十’的面子，来张金瓶（也叫四六）正好是‘别十’！”

“黑狗！甭屁股眼里塞萝卜——硬撑了，快点赔钱吧！你就是来个八点九点，也是窑姐的乖乖——白给！”

被唤作黑狗的人，“腾”地从板凳上立起来，右手抡起二三尺高，把手里另一张牌“啪”的往炕上又是一摔，把炕席下的尘土都震得四下飞扬，叫道：

“你们睁开牛眼看看，老子杀你们个通关！”

这个被唤作黑狗的人，是何许人也？便是在明朝天启年间，权倾中外的魏公九千岁魏忠贤。

直隶肃宁县魏庄村东头，有一个老实巴交的肉头庄稼人，叫魏老蔫儿。其实，魏老蔫儿并不蔫，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庄稼人，只是因为家里穷，种着十几亩薄碱地，有能耐也没处施展。不过为人忠厚，老实本分。在20岁那年，经人说合娶了玉皇崔白家的闺女当媳妇。姑娘长得还够俊的，不过耳朵不太好使，多少有点儿聋。一个穷苦人家能娶上媳妇就不赖了，哪里还敢挑这挑那的呢？老蔫娶媳妇不到3年，就得了个大胖小子，欢喜得两口子合不上嘴。这一带的风俗，有了孩子特别是男孩，不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给起名，而是“碰名”。什么叫“碰名”呢？就是在孩子出生3天的时候，由当家人在天地爷龕里烧上香，摆上供，烧纸磕头，求天老爷赐给孩子个好名儿，然后再出门去碰。老蔫自然也这么办。在大清早儿烧上香，上上供，磕了头之后，向大门外走去，老蔫儿一开大门，正有一只大青麻螂飞了过来。人们管“蜻蜓”叫麻螂。大青麻螂一头

正撞在老薦的脑袋上。这下子孩子有了名了，就叫“青麻螂”。青麻螂这个名一直叫到四十多岁，直到魏忠贤成了九千岁，他封为肃宁伯，才起名叫魏钊。这是后话，不必多表。

这青麻螂到了10岁上，老薦为了让孩子能识个数，会看个文书借帖什么的，就送青麻螂去上学。在学房里整整念了一年，一本《百家姓》他没背下十句来，可是把书念没了半本多。说来是真事，也是个笑话。上学头一天，先生教给了他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两句话，八个字，念着念着忘了，就去问先生，一连念了三天？问了足有80遍。不但先生烦了，青麻螂自己也有点问腻了。他念着念着把赵钱孙李的“李”字忘了，咋办呢？问去吧，怕挨打；不问去吧，又不认得，不认得还得挨打。青麻螂终于想出了办法，他把这个“李”字从书本上抠下去，上边没字了，不怪我不念，是书上没字。于是“赵钱孙，周吴郑王”的念起来。可是念着念着把个“王”字又忘了，只好又抠下来，只念“赵钱孙，周吴郑”。

一会儿先生让背书，青麻螂一看念的这两行下

边的字都没了，说书破了，哪能这么巧，偏偏念的这两行坏了，我还是粘上一个吧，就把“李”字粘到“周吴郑”下边了。到了先生那儿一背书，当然只会背“赵钱孙，周吴郑”六个字。先生一见新买的书，还没有三天，就抠了两窟窿，心里就有气，又听他只背了六个字，每句少一个字，就喝问。青麻螂一看不妙，自己要挨打，不背不行，可是背又背什么呢？别看青麻螂念书心笨，可是鬼点子并不少，他一想，那书上我不是抠了一块、又补上一块吗？于是来了主意，就背道：

“赵钱孙窟窿，周吴郑补钉。”当然，青麻螂还是躲不过一顿戒尺。

到了年终，先生对魏老蔫说：

“老蔫兄弟，你就甭花这个钱啦，一吊钱虽然不多，也是五斗谷子，你不如让孩子给你搂筐柴禾、割筐草的，到显得实惠。孩子太笨啦，一年也没学会10句书，没认50个字，我是教不了你这个学生了。”

魏老蔫一听，心里就凉了多半截，他本有意望子成龙，怎奈青麻螂是个虫，成不了龙，自己的日

子又紧巴，算啦，不上就不上吧！青麻螂就背上柴禾筐啦。

在魏老蔫 32 岁那年，他老婆的肚子又大了。就在生魏忠贤这天的晚上，天上的月亮亮亮的，忽然从南边天上飞来一颗贼星，照亮了半边天，落到魏庄东头魏老蔫的房上。立时，村里起了大雾，连星星月亮都遮住了。魏老蔫的邻居们，看见魏老蔫的房上，蹲着一条黑狗，一会儿生下了魏忠贤。现在，两口子一见第二个又是个小子，可把两口子乐坏了。心想：这个总不会像青麻螂那样，那么不成材吧！三天上，魏老蔫又烧上香，上上供，祷告皇天菩萨，过往神灵，给儿子碰个好名。祷告完毕，又去给二儿去碰名。一开门，正好有一条黑狗抬着一条后腿，冲着他的大门墙角撒尿。老蔫一见心里就“咯噔”一下子，心说：完了，这一个又是畜畜类类，不成材的东西，顿时感到头昏眼黑，跌跌撞撞，一溜歪斜地到了屋里。白氏见丈夫那个样子，不敢问了。

“黑……黑……狗……”魏老蔫一句话没说完，两腿一伸，两眼一翻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呜呼哀哉了。

本来日子就不好过，老蔫这一死，日子就更难

了。白氏是个能吃苦有计算的人，她让大儿子青麻螂给人家去扛小活，自己掂着一双小脚，种着几亩地，农闲时，白天织布，晚上纺线，半糠半菜地过着苦日子。因而黑狗从小没爹，所以格外偏疼他一点，尽可能省出一些好吃的东西给黑狗吃。这个黑狗从懂事起，就狡黠得要命，脑袋顶上长疮，脚心里流脓——坏透了气了，偷鸡摸狗，爬瓜溜枣儿，什么不济的事他都干。由于黑狗不断地发坏淘气，人们自然要向白氏去告诉，白氏因为黑狗没爹，自然是申斥的多，打的少，因为她想的是没爹的孩子，容易被人欺侮。白氏是个善良的人，他既不愿自己的孩子惹是生非，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受气，便想了个办法，宁可自己再穷再苦，也让孩子上学，一则了却老蔫生前让孩子认字的心愿，二则在学里有先生管着，大的也欺侮不了小的，于是便在黑狗7岁那年，送他进了学。别看魏黑狗滑马吊嘴，什么坏话也会说，什么坏事也会干，可是在念书认字上，和他哥青麻螂一样，念了后边的忘了前边的，返回来再念前边的，把后边的又给忘了。在外边不老实，在学里边同样不老实。魏黑狗见一些同学有零钱买

烧饼、果子、花生、大块糖吃，他也很想吃，可是家里又没钱，他便向人家要，人家不给，他就和人家打架。一些八九岁、十来岁的也打不过他，因为他不怕打，就是脑袋破了，也不过咧咧嘴，自己抓把土按上，再不然就把头上的血往人家身上蹭，这些小的学生没办法，只好给他钱或者送东西给他吃。那些年岁大的学生打得过黑狗，自然不肯把钱和物给他，他就故意生事，比如人家在写字时，他就撞人家的桌子，让人家把字写坏了，和他辩理，他说没留心，搅得一个班的学生都学习不了。先生气急了，拿戒尺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。黑狗蛋便恨透了先生。他小名不是叫黑狗吗？怎么这时成了黑狗蛋呢？这是学生们给他起的。黑狗蛋心想：好哇！你打我，我不给你一点厉害尝尝，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教书先生是个瘸子，一条腿有毛病，解大手后立不起来，便在茅坑前边钉了个木橛，解完大手之后，用手一扳那木橛，才能立起身来。黑狗蛋想出了坏道，他借了把锯，把木橛锯断五分之四，留下一点儿连着，又把锯末扫净。过了一会，他又一想：不行，先生知道我淘气，一定要先打我，这

咋办呢？他眼珠子骨碌骨碌乱转，终于想出了主意，便写了一个纸条，叠好塞在了锯缝里。第二天先生又去解大手，解完之后用手一扳那橛，木橛只连着一点儿，一着力自然断了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先生倒仰在茅坑里，弄得全身上下都是屎汤尿汤，经过叫喊来了人，才把先生从茅坑中拉了上来。有人把那纸条拾起来交给了先生。

先生脱去了脏衣服，把身上、脸上、头发、耳朵洗净，才看那纸条，只见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五个字：黑狗蛋锯的。先生一想：好哇！反了天啦，先生打学生的手心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黑狗蛋竟敢这样捉弄我，师道尊严何在？先生是越想越气，就一瘸一拐进了学房。这时，学房中和吵蛤蟆坑一样，“咕儿呱”的乱叫一气，嚷什么的都有。先生一进门，这正应了那句老话，一鸟入林，百鸟哑音，乌烟瘴气的屋子里，顿时清静下来，一点声息也没有了。先生铁青着脸，拿起了戒尺，喝道：

“黑狗过来！”

先生愤怒已极，也不喊他的大名了，黑狗的大名这时叫“进忠”。

黑狗吓了一跳，心想：先生怎么会知道是我锯的？害怕归害怕，可是不去也不行啊，这叫怕死脱不了无常，只好一步一步地蹭了过去。

“伸出左手来！”先生喝道。

为什么打手心打左手呢？因为右手要拿笔写字，所以这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

黑狗蛋慢慢伸出了左手，可是他不肯老老实实地挨打，而是反问道：

“先生为什么打我？我怎么啦？”

先生气得把纸条向他一扔。黑狗蛋展开那纸条一看，正是自己写的那一张，他早就想好了对策，就故意道：

“老师，我冤枉！”

“你冤枉什么？难道不是你锯的？”

“老师，您想想，我再浑也不能干赚老师的事，再者我就是干了，也不能写上是我干的，不定是谁干了给我栽的赃，我没笔墨纸砚的，不要说写，这字我连认都不认得。”黑狗蛋说着，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，眼里流着泪，可是还把手伸了过去。

先生一想，黑狗这话有理，如若是他锯的，说

什么他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况且他也不会写字。于是打了个全学，就是没打黑狗。黑狗蛋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。

俗话说得好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先生打了全学就是没打魏黑狗，很快让全村人知道了。可是魏黑狗借锯的事，被一个拾粪的老头看见，拾粪的老头对先生说：

“我说先生，你办的这件事，可是屈死好人笑死贼了。锯那橛子的明明是黑狗蛋，可是你偏偏没打他，他借锯我看见了。”

先生一听，气得火冒三丈，我一个满腹经纶的饱举之士，竟然被一个7岁的娃娃哄了，教这样的学生有什么用？拼着半年的束脩不要，把黑狗蛋轰出了学门。因为两个儿子都不成材，他娘白氏还真着实地哭了几场。可是黑狗蛋却不管他娘哭不哭，心想：在学房里多么不好，简直像坐监牢狱一样，动不动就挨戒尺，不上学了，我就成了出了壳的鸟儿，出了圈的狗，我是愿怎么飞就怎么飞，愿怎么蹦就怎么蹦。

当他知道了自己锯木橛的事是被拾粪的老汉揭

发的之后，他把拾粪的老汉恨透了，上学不上学倒无所谓，主要是先生这一顿戒尺，也不知打了多少下，只把先生打累了方才住手，他那两只手肿了七八天。怎么报复拾粪的老汉呢？他总不得机会。一天，老汉拾粪拾累了，在枣树林子里休息，大热的天，到树底下一凉爽，困劲上来了，就仰面朝天地睡了起来。

黑狗蛋一看，机会来了，忙脱下裤子拉了一大滩。然后，黑狗蛋躲到一边去了，这时，臭得老汉是又吐又骂，可黑狗蛋却到一边跳着脚地笑去了。

俗话说得好，狐有狐朋，狗有狗友。别看黑狗蛋不干好事，可也有几个不错的朋友，成天在一起干坏事。一晃就十来岁了。一天，他和他那一伙子狐朋狗友玩腻了，便想出个新鲜的玩玩，玩什么呢？在他们村东头有一个尼姑庙，庙中只师徒二人，师父智广，徒弟法明，才十四五岁。他们六七个小泼皮扒墙头过去，见小尼姑法明正在打扫殿堂。他们便生了歹心，上前调戏。这个拽法明的衣袖，那个去摸法明的光头，顶数黑狗蛋最坏，他把手伸到法明的衣襟里乱摸。只吓得法明高声大叫：

“师父快来！师父快来！了不得啦！”

智广正在后面禅堂唪经，听见徒弟法明的惊叫之声，急忙放下经卷和木鱼，赶向前殿而来。

一计害三贤

这时，老尼姑智广正在后面禅堂唪经，听见徒弟法明惊叫之声，急忙放下木鱼、经卷，赶到前面大殿之中，见六七个小泼皮正在对法明调戏，不由得修行脸红了满面，随手抄起了戒棍，向这些小泼皮一顿乱打，尤其是对黑狗蛋。一是在智广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黑狗蛋的坏事，二是她亲眼见到黑狗蛋的手在法明的身上乱摸，所以那戒棍就特意多照顾了他几下，而且特别重，黑狗蛋的脑袋上的疙瘩特别多，特别大。黑狗蛋他们才跑了。

智广知道黑狗蛋特别难斗，不知道他又生出什么坏点子来，于是便告到地保阎德和那里，地保阎德和知道黑狗蛋不干好事，就带了乡亲们把这几个小泼皮都弄了去，审问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。几个小泼皮异口同声说是黑狗蛋的主意。在那个时代的